



1 吴雨航 不完整的 摄影 艺术微喷 尺寸可变 2018-2021

2 吴雨航 舛误幻影 摄影 宝丽来撕拉片相纸 尺寸可变 2018-2019

身体感知下的图像实验

The Image Experiment in Body Perception

吴雨航 江殷洁 Wu Yuhang Jiang Yinjie

**摘要**:摄影技术设备的快速更迭使图像越来越数据化,传统摄影的物质载体被日渐淘汰。但吴雨航的许多创作都基于摄影感光材料的物质性,通过身体参与图像的生成的过程,在时间与媒材碰撞产生的化学反应中寻觅一种不可控的视觉感受。在视觉语言背后,其作品的内核与摄影媒介变化引致的问题也息息相关。

关键词:摄影,图像生产,身体感知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change of photographic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images are becoming more digital, and the material carrier of traditional photography is obsolete. Many of Wu's works are based on the materiality of photographic materials, and through involving the body in the creation of images and the chemical reactions that result from the collision of time and media, they seek an uncontrollable visual sensation. Behind the visual language, the core of his work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photographic medium.

**Keywords:** photography, image production, body perception

江殷洁(以下简称"江"):从 19世纪照相机的发明,到手机摄像头的更新换代、单反相机的性能不断提升,摄影的设备操作及呈现效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您认为摄影作为媒介的发展变化对艺术的表达和传递有什么影响?

吴雨航(以下简称"吴"): 摄影自诞生以来,就被认定为一种"在场"与"见证"的媒介,而数字技术到来之后,摄影原有的特性与观念被彻底颠覆。譬如在胶片时代,

艺术家在暗房拼贴一张照片往往需要高超的手艺和大量的时间,而在数字化的当下,图像的篡改、伪造,甚至生成,都变得唾手可得。此外,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摄影在观念艺术的影响下,开始与文本、行为、装置等媒介进行融合,摄影曾经面向经典美学的价值也逐渐瓦解。因此,"摄影"在媒介的发展变化中早已"死亡",但它也因此蜕变为更具哲学思辨和文化研究的视觉武器。

江: 您的许多作品都强调身体感知, 您在作品中是怎样与媒介来建立这种亲密 关系的?

吴:近年来,科技在新媒体艺术领域愈发成为了"突围"的创作方法论。在此提及,不是要决然否定它为艺术形态和现场带来的活力,而是希望借此传达这样的理念:技术固然可用,但在数据、代码和程序不断递增的现实时刻,创作者或许需要重新面对切实的肉身,感知个体与时代的境遇。就个人作

品而言,我的诸多创作都迷恋于摄影的感光 材料,既希望在图像的生产过程中具有肉身 性和时间性,也希望在物质性媒材的化学反 应中寻觅不可控的奇遇。当然,在视觉语言 背后,作品的内核也都力图与摄影媒介引致 的问题息息相关。

江:《失控》《不完整的》都是从 2018年延续至今的创作,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创作的深入,您的心境有什么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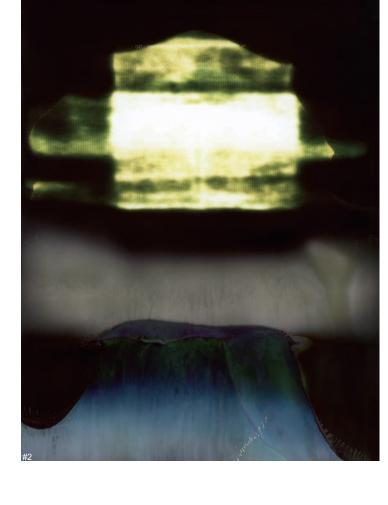
吴: 其实我的心境极其笃定,就是要持续创作,相反在作品形态上会产生变化。 原因一方面来自于创作过程中与自己的"斗争",而另一方面则源于知识结构和经验的拓展。

江:现代摄影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但您的《舛误幻影》这件作品仍以早期的撕拉片相纸为材料,在此您想传递出什么样的观念和看法呢?能具体谈谈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吗?

吴: 撕拉片相纸源自多年前宝丽来公司"一次成像技术"的革新,最初广泛流行于即时纪念照的拍摄。但随着传播媒介的更迭和观看方式的变化,承载图像的物质性媒材正在渐趋淘汰。在创作过程中,我回归暗室,将停产过期的撕拉片相纸作为材料,通过身体的运动,用"光"对负片进行感性书写。并在正负片叠合成像的过程中,对化学药水进行错误按压和推挤,以一种近似游戏的方式去生成图像。缺席的相机使光在相纸上游移出存在的痕迹,也使摄影回归到媒介的本身。而宁静漫长的创作过程,实则也是对数据图像迅疾生产和泛滥的一种抵抗。

江: 您的"漩涡"系列分成了三部分:《漩涡·大生产》《漩涡·二次曝光》《漩涡·微芒》,这三部分有什么内在联系吗?请您具体谈谈"漩涡"项目的创作。

吴: "漩涡"围绕"手机摄影"携带的诸多问题展开,项目的第一部分指涉手机摄影的发端,主要关注手机厂商对摄影"技术"和"艺术"两个层面的叫卖;第二部分探讨手机传媒平台及社交层面上的摄影;第三部分直面视觉消费的"剩余物",通过网络征集图像,对大众手机相册中那些未被选择而被删除的照片(数据垃圾)进行恢复观



看和转译再生。我试图通过作品去反思,在程序控制之下,进行终日无效生产的刷屏队列如何日渐扩充?新时代之下的手机摄影生产机制、大众传播和视觉消费之间的关系如何存在?图像交际如何在传媒平台之中泛滥漫溢?图像作为身份的表征,如何在网络世态中混淆个人身份和网络形象?网络空间中的公共性与私密性又如何被轻易击溃?那些被挑选"淘汰"所删除的图像是否比被存储的更值得被"看"?

江: 科技的发展使手机兼含了摄影摄像的功能, 您如何看待手机摄影?

吴:摄影生产方式的便捷让图像和我们的日常融为一体,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普及,让我们触击屏幕便可生产和传播图像。但在谈论"手机摄影"的时候,我们不能片面地只看到摄影功能嫁接到手机之后,对大众生活方式的改变,也需要意识到手机摄影与互联网结合之后,它在带来民主化大众话语空

间的同时,也不断催生着传媒平台的兴起和 图像交际的泛滥。

江: 您认为大众摄影是否能被称为艺

吴: 我认为这个问题不能直接进行评判。 很多时候,我们甚至都不能完全从照片本身 的好坏去判定,还需要去考量拍摄者的动机, 以及照片自身存在的语境。

江: 您接下来有什么展览计划和创作方向?

吴:接下来我的创作依然会基于摄影展 开,但不局限于摄影之中,未来也会更加注 重创作过程中的阅读与调研。当然,对于年 轻的创作者而言,创作形态和关注议题都处 于变动之中,也无须为自己画地为牢。真诚 创作,持续行动。



64